



反经

精装典藏本

【唐】赵蕤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反经

精装典藏本

【唐】赵蕤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经 / (唐) 赵蕤著.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博采谋略经典)

ISBN 978-7-5392-7245-0

I. ①反… II. ①赵… III. ①政治-谋略-中国-古

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98号

FAN JING

反 经

作 者: (唐) 赵 蕤

出 品 人: 廖晓勇

出版策划: 周建森

责任编辑: 万 哲

特约编辑: 曹爱云

装帧设计: 孙 震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政编码: 330008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1.5

字数: 580千字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392-7245-0

定价: 48.0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8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经文】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寔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①，书读纵横^②，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③，则念风尘^④之会。此亦向时^⑤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⑥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⑦沿乎此，因物^⑧成务^⑨牵乎彼？沿乎此者，醇^⑩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

【注释】

①驰骛之曹：四处游荡之辈。骛（wù），乱跑、奔驰；曹，辈。

②纵横：纵横家的著作。指谋略方面的书。

③奇正：指兵法。

④风尘：比喻纷乱的社会或动荡不安的生活境况。

⑤向时：从前，一向。

⑥三代：夏、商、周。

⑦设教：确定管理方式。

⑧因物：顺应客观规律。

⑨成务：成就事业。

⑩醇：厚。

【译文】

对于工匠们来说，制作车子的人，害怕的是有钱人太少；制作弓箭的人，害怕的是人

们不互相伤害。他们这种想法岂是出于什么爱憎之情？很明显，这是他们的职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不难理解，现在那些精英文士、奔走天下的人们，看那些纵横谋略之书，盼望的就是诸侯纷争四起，天下变乱；在兵法上下工夫，就开始希望社会发生动荡。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地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一方面又担忧最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于是写了《春秋》这本书，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从一开始，就预先有所抑制，这是圣人著书的根本用意所在。

然而根据圣人的意思制定政策来治理国家，政策本身存在的弊端必然会慢慢引起乱子。如果到了出乱子的时候，那又将怎么补救呢？所以，统治天下和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政策一直沿袭不变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礼法都不同，春秋五霸各有各的强国方法。他们并不是有意要跟别人反其道而行，都是想方设法在弥补政策中的弊端。正因如此，国家看上去风貌差不多，但治理的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敬仰的圣人先哲风格相似，但一代代君王的名号和名声却都不相同。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设置教化，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去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道理吗？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由社会条件决定；在按照以往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者成就霸业，也要由社会发展情况决定。

【经文】

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①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②矣。若时逢狙^③诈，正道陵夷^④，欲宪章^⑤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⑥以拯溺，白^⑦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⑧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⑨。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⑩。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

【注释】

①邹子：邹忌。战国时齐国大臣。

②乖：反常、谬误。

③狙：狡猾。



④陵夷：衰败，走下坡路。

⑤宪章：效法。

⑥越客：作客他乡的越人。越人一般水性很好。

⑦白：告诉、叫。

⑧驳：颜色不纯夹杂着别的颜色。

⑨揆：道理、准则。

⑩《反经》：也称《长短经》，是一本谋略奇书，全书集诸子百家学说，叙历代更迭史实，核心是“论霸王机权，正变长短之术”。

【译文】

所以，古人治理国家主要有三种施政方式：王者的政策以教化为主；霸者的统治是以威德加于海内；强者的统治则多是用暴力强迫的方法。各有各的方法，而且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管仲曾经说过：“圣人也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聪明人虽善于谋划，也不如顺应当前时势。”战国时齐国的大臣邹忌说：“所有的政策和制度都是用来匡救时局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过时了的就应该舍弃它。”由此可以看出，应当推行霸道的时候却实行王者的教化政策，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当强国林立的时候，推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则是反常和错误的。如果碰上人心诡诈的年代，正道开始衰落，还想着效法先人的传统制度，广泛推行道德教化，这就好像是等待越人来救落水的人，告诉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是这能叫“通于时变”吗？

所谓霸道，就是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的学问，大都是黑白夹杂，并不是某种单纯的道德教化。这种方法只要求有所成就，不会过多地去想采取过多手段；为了达到大的目标不去关心那些无关大局的琐碎事情。这种方法虽然在仁义道德方面比不上夏禹、商汤、周文王，但在挽回颠倒倾覆的局面这一点上，二者都是一个道理。我担心读书的儒生们局限于自己的学问，不懂得王道和霸道是两种不同的学问，所以在这里专门阐述长短术，通过它来论述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整理成十卷，命名为《反经》。本书的主旨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弊端。

【经文】

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①露见闻，逗机^②来哲^③。凡厥^④有位^⑤，幸望^⑥详^⑦焉。

【注释】

①辄：通常。



②逗机：与对手之机根相应。逗，投合；机，机根。

③来哲：后世智慧卓越的人。

④凡厥：凡是。

⑤有位：指天子之位。

⑥幸望：特别希望，接近非分之想。

⑦详：详细。

【译文】

国家的兴亡治乱，都在多篇文章中有所论述，为了继承历史上的那些深谋远略，以此来阐述经邦济世的真理，并不是哗众取宠，爱慕虚名。只是把我的见解陈述出来，等待后世贤哲的知遇。凡是所有掌权的人，都希望他们能详尽地读读这本书。



目 录

序.....1

卷一 文上

任长第二.....	4
品目第三.....	7
量才第四.....	10
知人第五.....	15
论士第七.....	38
政体第八.....	47
君德第九.....	55

卷二 文中

臣行第十.....	79
德表第十一.....	94
理乱第十二.....	99
反经第十三.....	103

卷三 文下

是非第十四.....	112
适变第十五.....	145
正论第十六.....	157
霸图第十七.....	171

卷四 霸纪上

七雄略第十八.....	227
-------------	-----

卷五 霸纪中

三国权第十九.....	263
-------------	-----

卷六 霸纪下

惧戒第二十.....	309
------------	-----

卷七 权议

时宜第二十一 354

钓情第二十二 363

卷八 杂说

诡信第二十三 370

忠疑第二十四 375

用无用第二十五 379

恩生怨第二十六 380

诡顺第二十七 382

难必第二十八 389

运命第二十九 392

大私第三十 400

败功第三十一 401

昏智第三十二 403

卑政第三十三 407

善亡第三十四 410

诡俗第三十五 412

息辩第三十六 414

量过第三十七 417

势运第三十八 418

傲礼第三十九 421

定名第四十 423

卷九 兵权

出军第四十一 432

练士第四十二 435

结营第四十三 437

道德第四十四 439

禁令第四十五 441

教战第四十六 443

天时第四十七 446

地形第四十八 449

水火第四十九 454

五间第五十 457

将体第五十一 462

料敌第五十二 467

势略第五十三 469

攻心第五十四 472

伐交第五十五 473

格形第五十六 475

蛇势第五十七 478

先胜第五十八 480

围师第五十九 483

变通第六十 485

利害第六十一 487

奇兵第六十二 490

掩发第六十三 491

还师第六十四 494

卷一 文上



大体第一

【经文】

臣闻老子曰：“以政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



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能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①，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注释】

①中微：射中微小的东西。

【译文】

我听老子说过：“要以正道治国，以奇谋用兵，以无为来治理天下。”荀子说：“做帝王的，以知人善任为能；普通百姓，以自己能干为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各司其职，忠于职守，听从指挥；让诸侯王都分到土地并守护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拱手而天下大治了。”如何证明这些都是对的呢？在尧的时代，舜是司徒，契为司马，禹当司空，后稷为田官（主管农业），夔管礼乐，偃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掌管打猎和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事尧一件也不去做，却能成为他们的帝王，而这九个人则心甘情愿地做他的臣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尧知道这九项职务的具体职能，让这九个人各司其职，而他们也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并成就了一番功业。尧就是这样凭借他们的功业而统治天下。

汉高祖说：“要论在军帐中策划筹谋，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这方面我不如张良；要论稳定国家、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无阻，这方面我不如萧何；要论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这方面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这样的人都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

所以说，知道怎么用人，是君王之道；明白怎么做事，是为臣之道。无形的东西，才是万物的主宰；没有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是五音之主。通晓君王之道的人，不参与百官负责的具体事务，而是统理全局事务的君主。帝王恪守君道，官员知



道自己所负责的具体事务，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那些先贤圣王明白这一道理，所以能把他们本来没有的东西运用得就像是自己本来就拥有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通晓君王之道。

【经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①。”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注释】

①财幸：量情采纳。财，通“裁”。

【译文】

而那些不明白为君之道的统治者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凡事亲力亲为才放心，不能任用那些有才德的贤士，不能任贤，有才能的人就会讨厌他，这也就是功业受到损害，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

【经文】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廩灾^①，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

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

其有者也。]

【注释】

①廩灾：这里指仓库发生火灾。

【译文】

曾经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日之间拥有了夏、商的全部财产，把土地分封给有功之臣，对此，举国上下所有人心悦诚服；把财宝赏赐给别人，普天之下的臣民都争相效命，这就是所谓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经文】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所以说，设立官位，明确职务分配；委派官吏，并监督他们完成任务；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宽容大度，有雅量；解决各种纷争，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帝王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若能做到这些，文武百官自然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才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原因。

任长第二

【经文】

臣闻料才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传而可备责耶？

[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①，说变通，则否戾^②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③，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④，则诡常而恢迂^⑤。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⑥，以之理平



则无奇；矫亢^⑦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⑧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⑨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注释】

- ①括据而公正：据理力争保持公正。
- ②否戾：乖戾。
- ③权谲：权谋、诡诈。
- ④案清道：按清静无为之道来衡量。
- ⑤恢迂：迂腐而不切合实际。
- ⑥理难：扶危救难。
- ⑦矫亢：与众违异，以示高尚。指匡正时弊的政策。
- ⑧公刻：公正无私，刻薄寡恩。
- ⑨治边：治理边疆。

【译文】

我听说考查和衡量人的才能，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我们都不是圣人，有谁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的各种事理呢？所以舜统领各个部门，依据每个人的才能委以不同的责任，让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汉高祖刘邦评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能也各有不同的评说。一般人不能与这些人杰相比，又怎么能去求全责备呢？

【经文】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

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

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帙，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①行咎犯^②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

古语曰：“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③之时，功多者赏厚。”

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④，不可以养人物。”

此任长之术者也。]

【注释】

①晋文：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②咎犯：狐偃，春秋时晋国国卿。

③仓卒：匆忙急迫。

④明臧否：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

【译文】

以前商朝宰相伊尹大兴土木时，让脊柱强健的人背土，让独眼人去推车，让驼背的人来涂抹。使每个人都做适宜的事情，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时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礼仪，我不如隰朋了解，请任命他来做大行；发展农业，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优势，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做大司田；宽阔之地，指挥千军万马，让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秉公执法地处理案件，不冤枉好人，也不滥杀无辜，我不如宾胥无，请让他来做大司理；敢于犯君直谏，不畏惧权势，尽职尽责，并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做大谏。您若想富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想成就霸业，那有我管仲在。”

黄石公说：“善于起用有智谋、有勇气甚至一些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遂其心志，使贪财者得利发财，使愚钝者勇于牺牲。这样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权谋的最微妙之处。”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比附子这种草药毒性更大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速度很快，甚至连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而等它下山时，连幼小的牧童也能追得上。可见，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如同胡人善于骑马，越人擅长撑船，各有各的特点，形式和种类都不同，若将其变换过来，那就完全乱套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曾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不一定必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也不一定必有进取心。陈平是一个忠厚善良之人吗？苏秦何曾坚守信义？然而，陈平却帮助汉高祖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使他们都充分地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如果让韩信去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断案，相信他们谁也不会建立先前那样伟大的功勋，也不会留下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其所长”的道理，不能不予以仔细研究。

品目第三

【经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

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此君子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

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菹财，[菹：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①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世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菹泽^②，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③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④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者也。”]

【注释】

- ①枯槁赴渊者：远离红尘，形容枯槁的人。
- ②菹泽：水草茂密的沼泽湖泊地带。
- ③呴：慢慢呼气。
- ④澹然无极：澹然，恬静；无极，没有边际。

【译文】

王权统治就像甄选贵重的宝物一样，需要王者善于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辨别选材并能量才使用，只要做到这一点，君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孔子说：“人分为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楚明白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治理天下直到就能轻松掌握了。”

所谓庸人，内心没有坚守的信念，经常信口胡言；交友不慎，也不细加选择，更不会主动去结交贤能之士。做事不会认真思考，经常就轻率地做出决定；为人只看细枝末节，不顾全大局，不明自身职责所在；随波逐流，把握不住自己前行的方向。有此类表现的，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内心有信念，有原则。也许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有自己的观